

# 高棉當前的危機

羅石圃

高棉共和國于九月三日舉行首屆國會議員大選，與龍諾有鼎足之勢的英丹、馬達克分別領導的民主、共和兩黨臨陣撤退，雖並未影響大選如期舉行及執政黨的勝利，但接着發生金邊軍隊集體搶糧暴亂。如果聯合大選前夕，國務總理山玉成遇刺，宣示並非共黨與施亞努份子所為，則暴露了面臨共軍壓境，全國金鼓齊鳴的高棉，其內部政爭，比戰局與經濟問題尤為嚴重。能否促成各派團結禦共？得先研究政爭的由來。

## 一 革命的兩大勢力及三位領袖

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一日，金邊爆發羣衆反共示威，搗毀北越和越共的大使館，控訴共軍侵略高棉的暴行，此一怒濤澎湃的反共羣衆運動，由金邊而擴展至全國各地，由學生而喚起了廣大的農民。一時風起雲湧，其要求驅逐共軍的怒吼，迫使國民議會不得不于同月十八日一致決議，罷黜引狼入室的施亞努親王(Prince Norodom Sihanouk)國家元首地位，同時動員武裝部隊，限令北越和越共軍撤離高棉國土，這是高棉推翻王權與企圖解除北越套索的開端。

造成此一情勢的，在高棉內部有兩項主要的力量：一是知識份子——尤其是在校學生；二是廣大農民。在獨立以前的高棉，祇有皇室與貴族子弟才能求學爲官，平民子弟祇能在剃度期間由大和尚授讀佛經而略識文字(註一)，所以官吏都等于世襲。至施亞努當政，大量興辦學校，使全國青年于受完國民教育後，更可繼續深造，其九所大專院校每年所造就的大量專門人才，仍滯留在農業社會的工商企業既不能將他們延攬，而仕途又依然爲皇室貴族子弟所壟斷，這批畢業即失業的知識青年，眼看着北越和越共軍在國土上的侵凌，而貪污腐化的官吏，爲了中飽私囊，竟不惜供共軍的驅策而爲其侵略越南運補服務，一腔唇亡齒寒的報國無門心情，自難免歸罪于認賊作父的施亞

努親王及其官吏，所以多主張推翻王室驅逐共軍以奮發圖強。

佔高棉絕大多數的農民，對糧價的貴賤比國勢強弱尤爲關切。施亞努以保證的糧價不惜由政府補貼外銷，所以爭得了廣大農民的擁戴。至其容忍北越部隊假道侵入越南，並默許農民運糧向越南戰場售予共軍，農民所得到的售價，比政府收購的保證價格多出數倍，政府亦減輕了補貼糧食收購的負擔，誠屬公私兩利，所以農民對共軍的出入國境頗有好感(註二)。不料「越化」政策的實施，使共軍在越南農村漸難立足，遂將其基地移至高棉，而一向取給于越南農村的糧食，也轉求于高棉農村，不僅不再以高價收買，且勒令半價征購以至無價征收，廣大農民對共軍的滿腔怒火，再經過知識青年的喚醒，自會遷怒于施亞努容忍共軍假道的誤國害民。

運用這兩項力量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在當時高棉政壇上有三大領袖人物：一爲國務總理兼三軍統帥的龍諾(Lon Nol)；二爲代表高棉皇室與施亞努諍屬中表的國務院副總理馬達克(Sisowath Sirik Matak)；三爲第一軍區司令兼磅湛省長及國會領袖的英丹(Inden)。他們都反對施亞努的容許共軍假道高棉，更担心文武官吏爲共軍服務以漁利而造成政治上的腐化，其清廉自守與砥柱中流的精神，獲得了全國智識青年與農民僧侶的擁戴。當馬達克和英丹都一致擁護龍諾順應民衆要求接管政權時，高棉便立即由共軍的庇護所而成爲與越南並肩抗共的戰友。

## 二 龍諾與馬達克的關係

龍諾接管政權以後與共軍反目成讐，其最大的問題，是高棉僅有不足四萬人而裝備窳劣的武裝部隊，無法應付北越和越共軍的強敵壓境，一時全國高中及所有大專院校學生均全體投筆請纓，甚至有遠在美國留學的人，放棄即將獲得的學位，自費購置械彈而斷然回國參戰。農村青年男女，更風起雲湧地投效軍中，且大多自備軍裝武器結伴加入戰場。一種奮不顧身仆後繼的精神，真可驚天地而泣鬼神。（註三）

以這種毫無訓練及裝備窳劣的民軍與久經戰陣的共軍作戰，雖屢經挫敗，但士氣如虹，民心振奮，所以一般都認為高棉武裝部隊，一旦有了美國軍援的裝備訓練以後，必將成為印支戰場的勁旅。至華府與西貢一面派軍入高協防，掃蕩共軍在高境的巢穴與軍需儲備倉庫；一面由越南、泰國分別為高軍訓練美式裝備部隊；同時一向堅決反共反施亞努的「自由高棉」領袖山玉成（Son Ngoc Thanh），宣佈加入龍諾政府，除將其美式裝備部隊編入高棉國防軍而外，更從越南武裝部隊中將高裔官兵另行編組成軍，開入高棉戰場參戰。

由共軍庇護所一變而成為堅決反共國家的高棉，這不僅對整個印支戰場使敵對雙方的形勢因此改觀，也使此一暮氣沉沉的老王國，突然生氣蓬勃，很快地走向了求新求變的革命途程。雖然遭受了龍諾的施亞努由中共羽翼而建立了其流亡政權，並與河內及越、寮共等首腦在周恩來導演下，經過在華南召開的「四方面高層會議」，成立了所謂「印支民族解放陣線」，從而使北越及越共軍可以打着他的旗號在高棉師出有名，但絲毫沒有減低高棉人民反共救國的戰鬥意志。

不料一九七一年二月十日，以一身繫國家安危的高棉國務總理兼三軍統帥龍諾，在國會作過長篇的施政報告後于返回官邸途中，突然患了中風症而陷于半身不遂的狀態，祇有將軍政大權交由副總理馬達克代行，其本人由美方接赴檀島就醫，無論就關係與才能及政見各方面着眼，龍氏患病期間將全權交付馬達克都是最適當的（註四）。當一九六九年八月，施亞努迫于國內的情勢，不得不將原被左派所操縱的權力讓渡給右派領袖龍諾所組成的「救

國政府」，並以其有中表之誼的馬達克為龍的副手，一般觀察家都認為施的動機，在使馬氏對龍諾處處掣肘而導致「救國政府」垮台。

但實事證明，馬達克不僅是才氣縱橫而敢作敢為的行政幹練能手，且對剷除施亞努由「朕即國家」觀念所樹立的非法權力，與龍諾合作無間，其積極而清廉的作風，在高棉王室，可謂出污泥而不染，更贏得龍氏及其左右的欽佩。他就任國務院副總理後，迅即採取的措施，是將仍然拘守法人于五十年代所定的高棉貨幣「瑞埃勒」（Riel）官價斷然貶值，接着又命令所有駐外使節不再向施亞努負責，須直接聽命于龍諾政府。他放寬了高棉的金融規定以吸引外資。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他宣佈的大刀闊斧經濟改革計劃，瓦解了施亞努的「佛教社會主義」（Buddhist Socialism）和國家管制政策。國會議會也受到了他的鼓勵，開始對施亞努左右的腐化行為大事抨擊，舉發了金邊一所賭場的內幕，揭露賭徒們每天輸去的多達棉幣百萬元（合廿萬美元），都中飽了施亞努及其屬下的私囊。（註五）

是年十月，龍諾以意外事件負傷而赴巴黎治療，且以悼亡而心身交憊。不久，施亞努亦前往法國治病，並聲稱將作長期休養，以致高棉大權，都由代總理馬達克獨攬，他除按照龍氏所訂的施政計劃切實實施而外，並本着他反共救國的大計督導輿論，揭露共軍對高棉的威脅及血腥暴行。一九七〇年三月金邊所爆發的羣衆反共怒濤，便是此項宣傳所收到的效果。龍諾于二月間回國後，高棉發動了一次「財經對共作戰」，使越共握有的高棉幣不能流通，以致無法從高棉農村購取糧食與買通官吏為它服務，同時又將武裝部隊擴充百分之廿五，這都是馬達克事先詳細計劃部署而等待龍諾返國後決定實施的。（註六）

從這一段歷史，可以顯示龍馬之間的合作無間，也說明馬達克在龍諾赴檀島治病期間，可以担得起軍國大任。誰能料想到從此以後即發生了一連串的政潮？

## 三 以多頭內閣結束初期的政爭

龍諾于去年二月下旬赴美療疾，至四月十二日扶病兼程回國，親自處理于他出國後所發生的許多複雜難題。一週後，他發表了一篇錄音廣播，呼籲

國人團結一致以禦外侮；兩天後，又以病體纏綿，不勝繁勞的理由，具文呈請辭去本兼各職以讓賢路，此已顯示高棉所面臨的複雜問題，並非他在病中所能解決。且牽涉到內部權力爭奪的困擾，不是由他授權副手所能解決的。

當時高棉元首鄭興（Cheng Heng）深悉龍氏的病況——每天祇能遵照醫師規定治事一二小時，確實無法應付艱難的局勢，頗有另選賢能接替讓他暫時養病的意圖。惟以軍中將士、學生總會、知識份子與佛教僧侶及輿論界，紛紛上書元首鄭興及國會兩院議長，表示他們挽留龍諾繼續執政的懇切願望，同時衆議院也因龍氏辭職而召開緊急會議，經過檢討後，一致決議封贈他爲民族英雄並授以「元帥」榮銜，咨請元首予以慰留。這種軍民僧侶所採取的一連串行動，大有斯人不出于蒼生何之概，促使鄭興唯有向龍諾轉達全國上下對他挽留的一片丹忱，以致龍氏亦不得不在病榻上邀請重要顧問人員商討組閣事宜。（註七）

經過一再研究，終因馬達克與山玉成均不願爲其副手，祇得再度請辭。元首鄭興先是授命前國會議長秋普組閣不成，繼而改命馬達克組閣又告流產，接着再由當時的國會議長英丹組閣，亦因困難重重而不得不知難而退，形成了無政府狀態的時間已超過半月，迫使病榻纏綿的龍諾，終于不得不見危授命，再打起精神來重新組成容納四位副總理的多頭內閣，仍將其權力在病中交由代總理馬達克執行，其職權的分配爲：

龍諾——任名義上的國務總理；

馬達克——副總理行使總理全部職權；

英丹——第一副總理，負責內政、司法、社區發展、農業部門工作；

蘇克洪——第二副總理，負責主管財政、商業、工業各部門；

韓生河——第三副總理，負責主管教育、勞工、公共衛生等部門。

此一被強調爲專家的內閣，雖經國會以五十票對一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但馬達克首次在國會所宣稱的新政府三大任務：①消滅越共及北越侵略者；②加速共和立憲工作；③解決財經社會問題，求得一切事務平衡（註八）。除第二項尚可稱爲勉強實現而外，其餘非但毫無成就，反而增加了複雜困難，其根本原因，便是由于在權力上無法作到平衡，以致由暗鬥而化爲明爭。

#### 四 政爭由來與鼎盛之勢的形成

龍諾赴美就醫爲何匆匆扶病返國？所急待他處理的複雜難題何在？主要的在如何謀求改革以治民望？由于推翻施亞努以後，雖然已將柬埔寨王國改爲高棉共和國，但政府的人事除更換了兩位部長而外，其餘的幾乎原封未動，以致記者們稱新政府是「沒有施亞努的施亞努政府」。（註九）知識青年原認爲推翻了王朝以後，出身平民階級的即可學而優則仕，到眼看着王室貴族子弟仍是高踞要津，尸位如故，自難免由失望而忿懣。

再加上政府與軍中一批與施亞努有關係的官僚將校，由于新政府與共軍化爲敵，令他們喪失了以往爲共軍服務走私的利潤，面對着知識青年要求取消王室子弟從政特權的呼聲，在感到自己政治地位搖搖欲墜情況下，或經不起施亞努份子的暗中策動而參加復辟集團，或無法保守節操而仍爲共軍走私圖利，這其間，有高級文官，也有重要將領及地方首長。當去年「三一八」高棉革命成功一週年龍諾尚在美國就醫時，金邊風雨滿樓，一面謠傳共軍將向首都進攻；一面傳說施亞努份子將發動政變。而施亞努又正在這時發表了一篇告全國同胞書，呼籲全國人民與僧侶奮起，一致推翻龍諾的共和政府，驅逐美國勢力，這就更促成金邊的人心浮動。

雖然企圖復辟的政變經馬達克劍及履及在他們正準備異動時，將叛亂份子一網成擒，接着有中校軍官私運炸藥企圖轟炸國防部的陰謀，也迅即被搬運的士兵所揭穿而遭受逮捕。可是政變的首腦人物，有一名少將及校級軍官十餘人，再加上了若干文官的支持（註十），顯示高棉的武裝部隊與政府文官羣中，不僅不能符合廉能的要求，且對共和政府不能效忠而企圖復辟。本來由馬達克以皇族子弟代理總理身份，將軍政部門貪墨腐化而懷有貳心的王室貴族官僚加以肅清，這是最適當不過的，可是龍諾的胞弟龍農既橫加牽掣，而國會議長英丹又因馬達克是皇親國戚而沒有好感，遂令他的肅清計劃無法實施。

龍農的軍階雖祇是上校，但他的職務是中央情報局長，兼長首都警備旅——這是一枝由山玉成在越南軍中所挑選而來的高薪官兵所組成，爲擁有全部美式裝備的勁旅。由于他所擔任職務的重要性，加上與龍諾的手足之親，在龍氏赴美就醫期間，很迅速地形成了軍中少壯派領袖的地位，也與代總理馬

達克發生了權力上的衝突，由肅清計劃而益形尖銳（註十一）。這是龍諾不得不扶病回國，以至斷然辭職的原因。到鄭興堅請龍氏繼續執政而不得不免為其難，在病榻商議組閣，其所以未能成功，一由于他準備仍令馬達克代行總理職權，而增設一位副總理由龍農擔任，馬氏不願接受；再由于國會有對新內閣閣員將採個別同意的議案，使龍馬都感到失望，並已顯露了國會議長英丹具有反對馬達克的意圖。（註十二）

以第一軍區司令兼磅湛省長與國會議長的英丹，在一九七〇年夏秋之交共軍圍攻磅湛危在旦夕時，他受龍諾之命，返鄉坐鎮，結合軍民，以攻為守，卒能在他臨危不亂的從容指揮下，使戰局轉危為安，以致被記者稱為有大將之風，加上他在國會選舉中，很輕易地便贏得了議長的席位，更可見其政治才能。馬達克組閣，得不到他的合作，其流產自屬意料中事，但由他組閣，亦因馬達克的不願屈居其右，乃不得不知難而退，顯示唯有龍諾才是團結的核心。當去年四月下旬，高棉的新閣組成，仍以龍氏任閣揆而交由馬達克代理，英丹出任第一副總理，且劃分了他所負責的部門，而龍農亦于新閣組成時，自動向記者宣佈不願入閣，竭誠擁戴馬達克而在自己的軍事崗位上為國效命，一般都認為高棉的政潮將不會再與波瀾。

誰能料到馬達克與英丹兩雄不能並立，終而演成了與龍諾之間亦形成對立成為鼎足之勢的政爭局面。

## 五 英丹在兩敗俱傷後的競選情勢

英丹是才氣縱橫處處鋒芒顯露的人，一經入閣以第一副揆兼負內政、經濟、社會等部門的重責，自然急求有一番作為，無奈在軍事第一的情況下，負責行使閣揆全權的馬達克，自難以滿足他急進的要求，久而久之，便使雙方由政見的爭執而變為意氣之爭，龍農又從中推波助瀾，其結果使龍諾不得不讓英丹退出內閣。所以去年十月間英丹又回到國會，再與曾任外交部長的嚴森波競選議長，于重獲得議長的席位後，便準備以國會削弱內閣的權力。

至龍諾宣佈國會的任期已經屆滿，將原國會改為制憲國會而刪除先前的權力時，英丹的計劃便已落空。但他在新憲法上痛下功夫，以美國聯邦憲法為藍本，使國會的權力膨脹，與龍諾原所指示的腹案大相逕庭。他認為這部

憲法一經通過，龍諾和馬達克祇有兩條路可行：一是依照憲法選舉新的國會產生政府，他雖沒有把握在選場上擊敗龍馬而取得政權，但至少可以成為國會反對派的領袖而與政府較量短長；二是要求重新修訂憲法，他將藉此提出交換條件，在新政府成立之後以龍馬分任正副總統而由他組成內閣。這是英丹的如意算盤。（註十三）

至今年三月八日，國會依照英丹意圖所起草的憲法已經通過二讀的階段，同時金邊學生遊行示威反對代總理馬達克尸位無能，要求他迅即自動交卸政權以讓賢路，這顯然是為英丹以修憲交換閣揆開路。不料正在金磅遜養病的龍諾突然返回金邊，與鄭興和馬達克一度密商後，至十日下午七時，鄭即以廣播向全國宣告退位，由龍諾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接管政府，同時國會在軍警包圍下亦被勒令解散，接着龍氏另行起草新憲法，以全國公民投票的方式而頒佈實施，對馬達克被學生示威所迫而不得不下台後的接替人，亦由于老成謀國的山玉成見危受命，以首席部長的名義實行國務總理政權。（註十四）

英丹和馬達克在這一回合的政爭場上，可謂兩敗俱傷。至于另一位主角龍農，也因他擁有的那一枝保衛首都勁旅乃由山玉成從越南一手編練而來，可以越過龍農直接指揮，此既已減低了他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又于此時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方面發生齟齬，遂使他借病飛赴莫斯科就醫，于今春由蘇俄經巴黎返回金邊，立即進行與高共武裝談判，以致周恩來和施亞努都指摘某一大國在高棉陰謀樹立第三勢力，便是針對龍農此項活動而發的。（註十五）

不甘寂寞而活力充沛的英丹，在國會被解散。將軍的官階亦已被削後，立即進行組黨工作，「高棉民主黨」也隨之誕生。在六月三日的總統選舉中，他與龍諾及金邊法學院院長郭安三人逐鹿，其結果選票的分配率為：（一）龍諾——百分之五十八；（二）英丹——百分之廿三；（三）郭安——百分之十八。不過英丹在金邊所得的票數佔百分之七十，連國防部與參謀本部的選票，亦達百分之廿五至百分之卅。（註十六）。可見他在金邊選民心目中的份量已壓倒了龍諾，而其勢力已深入高棉武裝部隊的核心。

當然，他自知在總統競選中，不可能擊敗龍諾，但由此次選舉所得到的票數顯示，在九月三日的國會議員選舉時，他所領導的民主黨，必將成為陣容可觀的反對派。不料八月間選舉法公佈，對國會議員的產生，不以人口為

比例，全國七百萬人口選出一百十六席議員，擁有兩百萬人口的金邊市，照理應有卅五個議席，但照選舉法所規定的，祇有八至十位議員，迫使英丹所領導的民主黨宣佈退出競選，馬達克領導的共和黨也和他採同樣的行動，形成了龍諾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唱獨腳戲的場面。（註十七）

## 六 搶糧事件所暴露的政爭幕後

民主與共和兩黨于八月上旬先後宣佈退出競選，龍農迅即組成「普拉雪松黨」和「高棉婦女黨」參加選陣，藉以改變無對手競選的場面。可是當時金邊的物價一日數漲，共軍一步步向首都迫近的同時，通達北部產糧區——馬德望的第五號公路又遭共軍切斷，使金邊的糧荒益形嚴重，砲火連天，人心浮動。（註十八）至八月廿一日，山玉成又在金邊遭恐怖份子投擲炸彈，使其四名侍衛人員受傷。但由被捕歹徒的口供中，證明指使者並非共黨及施亞勞份子，山氏亦斷定這是一些政見不和者所為。（註十九）

九月三日，大選已如期舉行，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獲得一百十六席中的一百席。但至九月八日，金邊發生民衆搶劫紅十字會的糧倉，軍警不僅視若無睹，至第二天，武裝部隊更夥同市民公然搶劫華僑商店的糧食及其他貨物，且以軍用卡車輸運揚長而去，一家米店主人，竟遭槍殺，使此一首都鬧市區一時形成了鬼域，維持秩序的憲兵警察亦束手無策，以致記者們稱爲無政府狀態。（註廿）雖然當天即有大批糧食運到，美方援助的白米亦源源而來，經龍諾于十日下午令「搶劫者就地正法」，同時禁止武裝部隊離營，在憲兵不斷巡邏的情況下，金邊秩序已頓然恢復，但華僑及所有外商都有亂邦不居的心情。（註廿一）

從表面上看，金邊軍民搶糧事件，乃由于幣值日貶，糧價飛漲，以致軍民生活維艱所引起，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兩年以來，高幣貶值到今年三月已達五十餘次，以後更變本加厲，三天兩天便貶值一次。糧價的高漲，一方面是由于幣值日貶所形成；另一方面，也是受了糧源枯竭與運輸糧道受阻，助長了米商囤積居奇的影響。八月底，金邊糧價開始大幅度的波動，如九月一日，上米每包（二二〇磅）驟漲至柬幣三千二百一萊爾，第二天即一躍而爲四千五百萊爾，此後數天，至發生搶糧的九月八日，幾乎是一日數漲，每

一次漲價的指數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一位軍官慨然指出：他所得的每月薪餉，不足以購一家五口的半月食米。因此所形成的反飢餓忿慨是值得同情的。（註廿一）

不過在面對共軍侵凌的高棉武裝部隊，其勝負的決定，在基本上須視誰能爭取到廣大民衆的合作？所以共軍對糧食的征集，無論在需要上如何迫切，都不由武裝部隊出面，祇讓政工人員不惜舌敝唇焦地迫使民衆雖不樂而捐亦給予樂捐的名義而讓農民自動捐輸，以別于盜匪的手段。促使高棉武裝部隊在首都鬧市上公然搶糧，固然過在政府，亦可窺見其軍紀一向敗壞的一般。以這種脫離了民衆的部隊與共軍作戰，安能立于不敗之地？假如這種行動是受了政爭反對派的鼓勵，我們便不能不認爲這些站在反共立場的反對派，正好變成了共黨的工具而不自知。

誠然，誰都不能否認無論是英丹或馬達克，他們都始終是反共反施亞勞的。可是共黨份子的滲透潛伏無所不用其極，誰敢担保在他們的左右沒有潛伏着偽裝的共黨兩面派乘政爭激烈時從中導誤？有好人之稱的高棉前元首鄭興在他卸任時有一席語重心長的談話：「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某些人祇爲個人的權利而傾軋，我爲了消除內部分歧的努力已經落空……我國的局勢現在並非在改善，而是正走向惡化的途程！」（註廿二）所以高棉的危機能否轉危爲安？在乎內部各派能否團結一致，同時更須與西貢站在一致立場。

## 七 結論

高棉的危機，固然是從龍諾中風赴美就醫時開始，但再深入地回溯到一九七〇年「三一八」的當時，其所掀起的反共反施亞勞羣衆示威，迅速波及到越南僑民，使五十萬越僑，以支持越共的罪名，遭到暴民的搶劫屠殺，以致被勒令離開家園而進入集中營，終于全部傾家蕩產而由西貢政府接回越南安置，這種偏狹的民族主義，正是共產黨人一向用以製造民族仇恨的慣技，何況高棉的反共戰爭，又必須倚賴越南武裝部隊的支援，又安能讓高棉羣衆燃燒起仇恨越僑的火焰？

當然，高棉越僑在越共侵據高境期間，有不少人爲越共軍服務甚至爲虎作倀而從中漁利，可是在當時北越和越共軍的威迫利誘之下，連高棉元首施

亞努及其官吏，尙不能不供它的驅使，這又怎能以此苛責這些血濃于水的越南僑民？以發揚反越僑的偏狹民族意識而開始驅逐共軍，同時又須依賴越南武裝部隊入高支援作戰及訓練高棉新軍，又誰能保證越南軍中沒有人爲其遭受高人殘害的親友而意圖報復？這就造成了越軍入高作戰，一俟戰局稍見穩定便不能不立即撤出，也是高棉戰局始終無法穩定的原因。（註廿三）

靠糧食與橡膠輸出爲大宗的高棉經濟，共軍與施亞努部隊流竄地區愈擴大，此兩項產品收成即隨之減少，雖然華府不得不以軍經支援，但由于外交政策的左右搖擺不定，甚至有經由蘇俄與河內談判以臨接越寮邊境地帶交換共軍撤出其他地區的擬議，（註廿四）這項將使「越化」政策落空的意圖，華府的支援，又能不多加顧慮？何況一向掌握高棉經濟的華僑，眼看着越僑在高人偏狹民族意識羣衆暴亂下所遭到的殘酷，兔死狐悲，便祇有忍痛拋棄列祖列宗辛苦開創基業的居留地，所以在「三一八」事件之後，資本雄厚的華僑，多已挾資離開高棉而移居香港等其他地區，這便更容易使共黨潛伏份子煽動高人仇視華僑商人，外商也因此裹足不敢進入此一危邦，經濟社會危機亦日形嚴重。

至于高棉的三大政治巨頭有無重新團結而結束政爭的可能？這其間，一方面要看龍諾的健康情況，如果他的病體康復而能實際上負起領導的責任，則英丹與馬達克都可由他置于左右而不必急于奪權；其次是由于施亞努已斷然拒絕了和平歸來的條件，並表示當他勝利回國後，必將置龍諾集團諸人于死地，（註廿五）馬達克與英丹都應該了解，在罷黜施亞努的行動中，他們比龍諾更爲積極，也深知這位逆我者死的親王，決不會放過任何一位曾經反過他的政敵。所以施亞努的得勢，也就促使了他們祇有謀求團結以求生的一途。山玉成是衷心勸助龍諾以謀國而並無政治野心的人，其見危受命，實出于萬不得已，同時他深切了解，在這場反共戰爭中，金邊與西貢必須安危與共，由他在八月下旬訪問西貢後，指出與阮文紹總統已取得了和戰一致協議，預料他在對外協調了越高關係後，必將致力於內部的團結以解除高棉的內外危機。

註：(一)高棉男子在十三四歲時，均須入廟剃度接受定期的宗教教育後，再還俗爲民。

註：(二)「柬埔寨——共黨庇護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六九、

二、三日出版。

註：(三)「柬埔寨何以解除共黨套索」，本刊九卷七期，拙著。

註：(四)「龍諾臥病與高棉政局」，中國時報，一九七一、三、廿五，駐西貢記者何燕生通訊。

註：(五)、(六)、(七)「轉變中的高棉」，Current History，一九七〇、十二月號，David P. Chandler著。

註：(八)「一波三折的高棉內閣」，中國時報，一九七一、五、十七，駐西貢特派員何燕生通訊。

註：(九)一九七一、五、四日，中央社金邊、合衆社、美聯社電。

註：(十)「高棉計劃肅清運動」、「高棉政局內幕」、「中國時報」「國際瞭望」，一九七一、四、六日及五、四。

註：(十一)「前途荆棘重重的高棉局勢」，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一、五、六，社論。

註：(十二)「中南半島三國現勢展析」，「中國時報」，一九七二、三、十七。

註：(十三)、(十四)「南洋商報」，本年、四、廿四，及九、九、中國時報駐東南亞特派員齊簡通訊。

註：(十五)「柬埔寨政府前途暗淡」，「紐約時報」本年六月五日惠利撰稿，方坡譯載于六月十六日「南洋商報」。

註：(十六)「高棉的政情與戰局」，中國時報，本年、八、廿一，駐西貢特派員何燕生通訊。

註：(十七)「路透社金邊電」，本年、八、廿二。

註：(十八)「華僑日報」，本年九月八日及九日，「星島日報」，本年、九、十。

註：(十九)「從柬埔寨到高棉的兩年間」，「中國時報」，本年、三、廿三。

註：(二十)「柬人的反越南情緒」，「南洋商報」，一九七一、十二、八日。

註：(二十一)「華僑日報」，本年、五、十六。

註：(二十二)「中國時報」，本年、六、一，「有關金邊最近政情傳聞」。